

风物咏

秋声急

牛图

最先给人间秋意的当为风声，善于观察的人会说，几分几秒立秋时，如果你见到某片树叶唰啦翻过来，你是有福的。即刻你会感到一股凉风嗖嗖地穿过身体，秋味儿入了胃腔。不过，对秋敏感的莫过于阶前的梧桐，秋声震动扇子似的叶子，叶子会立刻预做率先飘落的示范。逢上雨滴梧桐，声声急，叶子痛快下落。万物匆匆，踏着秋声的节奏，忙秋，走进秋的心中。

秋风应为秋声带头大哥，它早晚满身清凉，只在白天顺从秋老虎的意，阳光来个曝晒，它又燥热地融到时空里，将夏的酷热带来一个小高潮。不过，秋风不忘职责，以自己的凉爽善意提醒万物，早做准备，接下来便是清凉寒冷了。温顺不再，怒吼是常事。“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秋风是勤奋忙碌的，整天不歇嗓子，光顾各处，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把秋声送达。感念风的庄稼点头，捧出果实，让风清点。风记下了，会按照不同标准，给庄稼换装。风时常会带雨，绵绵地吹向各地，为庄稼做回家的铺垫。一场秋雨一场凉，多么细心的秋雨，给侍弄庄稼的人渐次消去心火，潜意识里告知，别忘了添衣，别忘了依次收获，忙晚了，果实会烂在地里呢！

体验秋声的莫过于秋蝉，这些夏末出土的歌唱家，上树便遇秋声唰唰，它们急哇哇地鸣叫，大有嘶吼之态，再不抢时间，美美歌唱几曲，对不住这天才的歌喉，虽然唱腔悲凉，终究是自然美声。阳光里听蝉鸣，韵律自然流畅，抑扬顿挫。一阵爽爽的秋雨里，它们经雨淋浴，便不再那么平稳了，“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凄凄惨惨戚戚之况味，让人爱怜，让人驻足。可怜的

寒蝉，没有几天潇洒，在鸣叫中，伴随身体慢慢退化、腐朽，然后戛然而止，坐化在树枝的那一刻，秋风掠过，欲带它入土。有的秋蝉却紧抓树木，它不舍得这个短暂的家园，凝住身体，竟有与树一体的决然。

秋声里，忽听一阵阵雁叫，仰头，一排排南飞的大雁，嘎嘎地呼唤同类，也许它们留恋离别的家，发出不舍的抒情。稀薄的白云散开，为雁群清除明净之路。低头，屋檐下的燕子不知啥时走了，耳边却留有叽叽喳喳声。原有的各种鸟儿的合唱，只剩下家雀的身影，着急地说着单口相声。果园里飞行的喜鹊乌鸦夜莺，忙着采食，疾行的翅膀，呼呼掠过上空，它们知道，秋后美味不再，抓紧享受幸福时光。

草里的蚂蚱不用听声，眼见身边的草木一天天变黄，一天天枯老了；硕大的露珠滚落，太阳升起，不再肃杀时，它们跳跃在草间，身子笨重了，寻松软地，排卵去。豆地里、槐树上，蝈蝈在急促地叫，不知是求偶，还是悲秋，着急地穿行在枝叶间。草地里、庄稼地里自然少不了蟋蟀声，叽叽叽，不停地吟唱，配合秋风，蟋蟀叫声急促，催人赶快行动，俗语：蟋蟀叫，吓懒婆娘一跳。旧年那些懒塌塌的妇人，听到这叫声，心里一惊，呀，该做棉衣了，冬天眼看就要到了。再磨蹭，会遭男人埋怨责骂的。麦田边，走一步，蚂蚱碰腿，它们寻机偷吃嫩苗儿，听着风声，躲避危险。这些家伙，趁着晚秋，也着急享用美餐。

不觉间，空中飘落树叶，树上哗啦啦，空中唰唰，地上嘎拉拉，叶子急，风逼得更急。不是风多么能耐，叶子蒂巴在秋声里，早已做好了脱钩的准备，

只待最后一丝脱落，它自动下行，乘风而归。有些硬挺挺的叶子，整个秋天不动，秋声再急，它不急不躁，直待到冬，大雪压枝，它才归家。

要听秋声，动听的声音在田间。镰刀闪烁，一棵棵苞米倒地；嘎吱嘎吱，大苞米棒子被剥下来，装进麻袋里，搬上车。一墩墩花放在手，扑打掉泥土，唰唰放在一边；牛马喘息，鞭子响，犁棍翻起泥花；哒哒的耧响，麦粒唰唰入地。红彤彤的地瓜打泥里滚出，捡拾光滑大的，留着吃。其余的擦地瓜干，听吧，嚓嚓嚓！弯腰的农妇，一手紧把碌碡，一手握住大地瓜，在碌碡上上下运动，一片片白花花的鲜地瓜干在有节奏的声音里，满了筐，然后又满了地。那年秋天，我得了一种怪病，身子浮肿不能动弹，到处看医生，医生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吃了不少药，不见好转。母亲背着我上山擦地瓜干，到了地里，母亲为了赶工，让我躺在堤堰上，说，躺着睡觉吧，我得干活。我望着干净到家的天空，听到大雁叫，心里有些悲凉！我咋站不起了呢？真想变作大雁飞走。耳边响起地瓜碌碡声，嚓嚓嚓声悦耳，再抬头，见母亲不顾劳累的身影，我又有了勇气，爬到母亲身边，给母亲摆地瓜干。母亲看看我，手里的活儿紧起来。一片一片渗出汤汁的地瓜干，抓在手里，我听到了风声穿过，活着的劲头猛然唤起。母亲打听到一个偏方，五味中药煎服，内有生黄芪。母亲利用休息时间，满山寻挖。吃过几服草药，我消了浮肿，竟然慢慢站了起来。

多年后每到秋天，自然想起地瓜碌碡声，风声再急，没有劳作声急，没有劳作声美。

诗歌港

大写的中国人

——致龚全珍“老阿姨”

康勤修

你出生在烟台的大海边，
你有大海般的胸怀和蔚蓝色的梦想。
少女时代，
你看到的是满目疮痍
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
还有侵华日军残害我同胞的暴行。
你寝食难安，发奋苦读，
“坚决不学日语，宁可得个零蛋！”
这是你的骨气！
国破离乱的伤痛，
坚定了你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
从西北大学毕业的你，
不贪恋城市的舒适生活，
毅然报名参军入伍，
到边疆去支教，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你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嫁给了戍边军人甘祖昌将军。

甘将军解甲归田回乡当农民，
于是，你又成了农民的妻子。
你们伉俪情深，
夫唱妇随甘守清贫，
从大城市到江西农村，
你重新拿起教鞭，
当上了乡村教师，
几十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教书育人。

离休后本可安享清福的您，
却继承甘祖昌将军的遗志，
扶贫济困不停歇，
捐资助学付出多，
服务社会献余热。
您开办的“龚全珍工作室”，
常常坐满了社区群众，
和眼里满含期待的人们。
您总是不厌其烦地
解民忧纾民怨办民盼，
默默地把温暖传递，
自觉地传播着党的好声音。

龚全珍“老阿姨”，
您活着的时候说过：
“当个中国人多么光荣！
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多么光荣！
我要为此奉献出一切！
可是我做得多么渺小，多么不足！
今后要努力！努力！”
这是您发自肺腑的心声，
也是您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龚全珍“老阿姨”，
这些诺言，您全都兑现了啊，
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您一生与清贫为伴，
精神生活却无比充实。
您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在人生百年的长河里，
有一分热爱一分光。
龚全珍“老阿姨”啊，
我要大声对您说，
您是烟台儿女的骄傲，
您是大写的中——国——人！

行走者

山村之变

刘卿

李家沟这个小山村，坐落于莱阳谭格庄镇，我一共去过两次。一次是十多年前的秋天，去给一户人家安装卷帘门。一路的颠簸，感觉身子骨都快要散了，打了好多遍电话询问后，才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蛰伏在深山中的小村。

那时我想，下次说啥也不来了。当干完活离开时，对这个小山村还是生出了几分好感——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就像干活这家的老人，在我们临走时，坚持要送我们一兜栗子，说大山里的东西好吃。

再次来到这个小山村，是今年六月末，我们一行人采风而来。一路畅通就到了小山村，没有颠簸，也不用东拐西拐，宽宽的水泥路，标志性的村碑，红红的灯笼，凉爽的山风，潺潺的溪水，洁净的街道。

李家沟，我又来了，看到的是一个脱胎换骨后蜕变的小山村。踏进村史

馆，才知道这是个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小村，也触摸到了记忆中的那些农村老物件。在白鳞井旁，我们尝到了甘冽的井水，聆听了美丽的神话，老石磨一个连着一个，匍匐在地上，留下不灭的印迹和石头的坚韧，在百年栗树下，我们体会到了沧桑和生命的不屈……

虽是炎夏，却山风习习，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天然氧吧中，感觉呼吸既顺畅又自由。在拾级而上的盘山天梯上，感受着“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意境和“百里挑一”的美好寓意。脚下的一百零一级石梯，是村里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不动用任何机械，靠人工和智慧一点点砌成的。拾级而上，路边就有桃树、栗树、杏树……郁郁葱葱，调皮的枝条时不时拂打一下，像是亲昵地欢迎外来的客人。登上山顶，小村美景一览无余，白云蓝天下，红瓦白墙，绿树青水，让人神旷心怡。山草覆

顶的凉棚，是村民就地取材搭建的，在木凳上坐一坐，听山风在耳旁滑过，犹如在低唱乡间独有的小曲。侧目瞧见摇曳的小花，粉红的、黄黄的、白白的，随风送来淡淡的清香，不远处田地里的花生、玉米、豆子，都在铆足了劲生长，要回馈栽种者一个丰硕的秋天。

返回时，在杏树下巧遇一名少妇，怀中抱着一个婴儿咿呀学语。我们自来熟地聊起来，少妇轻声细语说，“你们若是麦收时节来，可以尝到好吃的麦黄杏，现在这棵树上的杏子稍差点。”说话间，她绕到树下，伸手摘下几个大大的杏子，“这几个快熟了，吃起来还可以。”我连声道谢，她的善意和淳朴，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老人。

不知不觉要离开了，刺激的溪涧越野车还没尝试，好玩的彩虹滑道还没感受，浓情的民宿也来不及住上一宿……多想沉醉在小山村，沉醉在淳朴的民风啊。